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困境及对策探析

岳君凤

重庆三峡学院 重庆万州 404100

摘要: 职业培训是提高劳动者的技能水平, 增加劳动者就业创业能力的重要途径。当前, 我国农村地区人口众多, 但劳动者素质普遍较低, 因此, 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不仅能够促进经济转型升级, 实现农村地区高质量发展, 也是解决就业结构性矛盾的根本举措。通过开展职业培训, 劳动者的职业技能水平得到了提高, 也能促进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提高劳动者幸福感和满意度。

关键词: 乡村振兴; 农民工; 职业技能培训; 对策建议

引言

中央一号文件中指出, 要加快农业强国建设, 乡村振兴是关键, 而职业技能培训是促进农民工质量提升的重中之重。现阶段, 制约农民工职业素质和就业能力提升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职业技能培训不足。因此, 加强对农民工职业技能的培训, 不仅可以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职业认同和职业适应性, 也可以有效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 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 促进我国城市化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

一、我国农民工现状及职业技能培训相关概念

1. 我国农民工现状

我国农民工总量超过2.9亿, 是劳动力市场的主力军, 是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点群体, 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如果农民工质量未能得到相应提升, 会引起劳动力的结构性供需失衡, 从而进一步影响我国经济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以及城市化水平的质量提升。然而, 当前农民工确实存在缺乏就业能力、就业能力差等问题, 农民工就业压力明显上升, 建立和完善农民工职业培训制度仍是一项长期的改革创新任务。

2. 农民工的概念

农民工是在人口流动, 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特殊群体。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下, 随着工业化进程, 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推进, 农村富余劳动力为了提高经济收益, 改善生活水平, 从而大量涌入城市地区, 导致农民工群体的出现和不断发展壮大。虽然不同的学者之间对于农民工的定义各有侧重, 但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

涵: 第一方面, 就身份定位而言, 农民工的身份属于农民, 户籍属于农村; 第二方面, 就职业属性而言, 农民工虽具有工人从业特点, 从事非农业工作, 但却不能享受与城市工人的同等待遇; 第三方面, 就地域性质而言, 农民工的农业劳动具有空间流动性, 一般都是从农村地区到城镇地区就业。总体来看, 可以说农民工的身份定位是“阶级属于农民, 职业属于工人”, 处于“亦工亦农”而又“非工非农”的中间状态, 是值得关注的弱势群体。

3. 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概念

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是提升劳动力就业水平、激发农民工返乡创业热情、帮助贫困地区的劳动力实现增收脱贫的重要举措。根据农民工群体不同, 需求不同, 分类开展不同类型的技能培训, 包括就业技能的培训、岗位技能提升的培训、企业新型学徒制的培训、新业态的培训、创新创业等方面的培训, 更好地优化就业服务质量。农民工通过技能培训, 不仅可以取得相关职业资格证书, 还可以申领相应培训补贴, 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得到大幅度提升, 更好地实现稳岗就业, 也可以提高农民工返乡创业积极性和热情, 促进农民工就业结构的改善, 为促进就业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技能人才支持。

二、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存在的问题

1. 文化程度低, 对技能培训认识度不足

据居民收支调查数据显示, 农村劳动力未上过学的人数占比11%, 小学文化占比37.5%, 初中文化占比35.5%, 高中文化占比9.8%, 大学及以上文化占比6.2%。从劳动力文化程度占比来看, 初等文化程度的占比超过

八成，农民工受教育程度较低，思想观念陈旧落后，视野狭窄，缺乏长远性计划，思维不够开拓，只顾眼前利益，存在“小农思想”，认为参加培训一天不如去打工一天挣一二百元的想法，对于提高技能能促进个人就业、提高收入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意愿不够强烈，加之社会职业培训的宣传不够，对职业培训缺乏热情。

2. 职业培训的含金量低，就业服务未及时跟进

技能培训时间较短，培训成效不明显，一般培训为40个课时左右（每课时45分钟），内容以理论课为主，实操性不强，参与培训的劳动者在没有一定基础下很难在短期培训后正式上岗，参加技能鉴定或专项能力考核发证的工种较少，多数以培训合格证为主，不能适应当前就业市场多样化需求，社会认可度不高参加培训后就业难的问题依旧存在。

3. 劳动者年龄偏大，接受技能培训能力有限

据居民收支调查数据显示，农村劳动力的年龄在40岁以下占比31.9%，41岁以上的占比68.1%。从业人员年龄偏大，导致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能力受限，加之技能培训时间较短，培训成效不明显，直接影响到农民工参与职业技能培训的积极性。大部分劳动者已超过法定劳动年龄，而相关政策要求，参加政府补贴性职业培训的人员要在法定劳动年龄内，致使部分农民工不能享受免费的培训政策，与现实培训需求存在矛盾。

4. 职业培训市场不够规范

现阶段，我国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的层次、布局 and 结构都有待改进，管理不够规范化，运行机制未能与时俱进，培训标准和规则体系都不够完善。培训标准大多是由各培训机构自行规定，但却没有能力针对每种培训工种都建立一套完整的标准，在行业制度化建设、行业准入制度、资质认定制度、监管制度等方面均需要进一步完善加强，虽然多个部门共同参与，但各个参与主体的目的和关注点未能统一，相互之间的交流和配合比较少，技能培训的实效性无法充分发挥。

三、农民工技能培训的对策和建议

1. 加强宣传引导，调动参与积极性

提高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意识 and 意愿，转变思想观念。结合就业形势 and 市场需求，因人施教、按需施教、因材施教，提升就业技能、促进就业创业。明确并适当提高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的期待利益，降低他们职业培训的显性和隐性成本。政府也应采取相应措施，制定相

关制度规范，使职业技能培训与就业更好的衔接，拓展农民工的就业增收渠道。同时，也可以与用工的企业达成一致协议，采取政企联合的方式，共同承担学员的培训费用，对自愿参加职业培训的人员，可以适当减免他们的职业培训费、就业中介费等，并且在培训期间保留他们的基本工资。对于人力资源市场也要进一步规范管理，减少投资回报的高风险，保护农民工个体积极参与职业培训的热情，让拥有高技术、高技能的农民工切实获益，得到应有的报酬。

2. 丰富培训内容，提高培训质量

在培训内容上，突出新颖、实用，针对每期学员实际情况和具体要求，制定出不同的培训内容和个性化的教学方案，采用不同的教学模式。例如针对目前从业人员多的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业态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可以结合当地特色，开展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技能培训，为一些工作不稳定的新生代农民工或年龄较大的新业态从业者拓展技能，不断提升他们的职业技能和素质。农民工职业培训的内容切合实际，增加针对性和时效性。满足农民工多样性和个性化的需求特点，适应产业结构升级对农民工就业能力提升的要求，改变传统的低层次的、单一性的职业培训方式，提高培训质量。

3. 落实相关补贴政策，加大支持力度

拓宽投资渠道，提高培训补贴标准，构建多元化职业培训投入机制。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和资金扶持力度，引导和鼓励各类培训机构、企业、社会团体等积极参与到职业培训当中。通过完善捐赠公益性事业个人所得税减免政策、奖励政策和相关实施办法，充分调动社会各界资源优势，积极投入到支持农民工职业培训的工作中。从国家层面建立专项资金，规范职业培训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根据农民工和企业的实际职业培训需要，整合职业培训资源，统筹安排，要按照不同地区、不同工种明确补贴标准并统一执行的原则，科学制定职业培训补贴标准。

4. 创新培训方式，职业培训扩面增效

丰富培训内容、创新培训方式、提高培训质量，是保证技能培训取得成效的重要环节。推广订单式培训，采取以工代训等方式，开展在岗培训和岗位技能提升培训，提高培训机构的质量。鼓励各地根据当地经济水平以及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情况，并结合产业资源和自然资源优势，实施特色品牌培训项目，将培训内容与产业发展相结合，增强产业发展竞争力，同时强化农产品品牌

建设相关的培训,加大优势产业扶持力度,提升特色品牌影响力。要瞄准青壮年农民,开展农村电商、乡村旅游、农村合作社管理、农村集体资产管理、乡村康养事业等方面的职业技能培训,为乡村振兴注入新鲜血液。

5. 加强技能培训监管,保障职业培训质效

提高监管水平,对培训项目、培训机构、培训资金进行规范化管理,搭建网络监督平台,完善数字职业技能培训建设,监管机制更加规范透明。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对参与职业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实现全过程监督,包括身份信息、培训情况、参学率等。同时,积极探索与第三方合作的监督运行机制,委托有资质的社会组织对职业培训机构的培训过程、质量和效果以及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评估,解决人手少、效率慢、实效低等问题。强化社会监管,加大违法乱纪行为的查处力度,坚决杜绝培训弄虚作假现象。

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对于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推进城市化,维持社会安定和谐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步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就业新的增长点和新就业形态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中,迫切需要劳动者提升人力资本和专业技能。要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实现乡村振兴,农村问题不容忽视,而农民是农村的主体,加强农民职业技能培训,促进农民工技能提升,可以更好地实现人才振兴,从而促进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

[1] 张太宇,蔡银平,邢永亮.新生代农民工高质量

职业培训的路径探析[J].职业技术教育,2022,43(9):55-58.

[2] 周小刚.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教育模式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5.05.

[3] 周梁.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参与意愿研究—以江苏省南京市为例[M].南京农业大学出版社,2007.06.

[4] 孙金锋.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需求与对策探析[J].广东农业科学,2011(10):179-182.

[5] 姚露萍,张伟.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现实困境与优化机制[J].教育学术月刊,2023(11):37-42.

[6] 尹义坤,宋长兴,齐秀琳.职业技能培训与农民就业质量—来自CRRS的经验证据[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3(07):79-91.

[7] 张世伟,张君凯.政府培训、正规就业与农民工劳动报酬[J].人口学刊,2020(06)

[8] 郭庆.社会融入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差异[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04).

[9] 尹希文.职业培训对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影响的机制分析[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02).

[10] 王广慧.职业技能培训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基于个体基本技能差异的分析[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02).

[11] 葛莹玉,张新岭,李春平.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的建构基于人力资本形成与开发的耦合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01.